

宗教民俗文化研究

江西傩及目连戏

毛礼镁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西雉及目连戏/ 毛礼镁 著. - 北京:

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4. 5

(教育论坛丛书)

ISBN 7-104-01802-6

I. 江... II. 毛... III. 综合-文集

IV. G4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4248 号

江西雉及目连戏

毛礼镁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南京南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26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10 印张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 册

ISBN 7-104-01802-6/G·96

定价:24.00 元

序

桑榆晚亦霞满天

朱受群

毛礼镁同志潜心研究戏曲，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有幸读了她研究古雩文化的专题论文，倏地感到很惊异，一位长期专事舞台戏曲研究人员，竟又研究起宗教文化来，且文章写得那么深刻而富有说服力，真是桑榆晚亦霞满天，叫人敬佩。

辛勤的不懈耕耘，必定获得丰硕的成果。近二十年来，她继出版《江西万载县潭埠乡池溪村汉族丁姓“跳魃”》、《江西广昌孟戏研究》宗教文化专著后，又出版这部《江西雩及目连戏——宗教民俗文化研究》力作，无疑是她年已七十余的一份寿礼，也是她对江西宗教文化研究的贡献。

江西有着相当丰富的宗教民俗文化资源，除“名山非道即佛”的道教、佛教外，古雩文化非常发达，土肥根茂，源远流长。据调查，全省现在仍存雩祭活动和雩面具的县(市)有：南丰、万载、宜黄、崇仁、乐安、广昌、都昌、德安、武宁、修水、婺源、上栗、芦溪和萍乡市的湘东、安源两区。这些地方的雩文化，有文字资料，也有实物资料和形象资料，通过祭祀、雩舞、雩戏予以展现。特别是赣西萍乡，除有 500

多明清以来的傩面具外，还有大小四十多座傩庙和一些精巧别致的傩轿，傩面具多为优质木制成，代代相传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博物标志、文化象征。

我国的傩，大约产生于商周时期。远古的先民们对周围变化莫测的自然世界毫无认识，对日月升沉、潮水长落、四季循环、打雷下雨、生老病死、睡觉做梦等这些自然现象，都感到神秘，认为处处充满着鬼神，鬼使神差，左右着环境。为了控制大自然的魔力，沟通人与鬼神的关系，先民们利用登山、上树、占卜、歌舞等手段，举行祭祀仪式，与天界沟通，传达鬼神旨意，转达人们希求。现在有些傩庙仍在神树下，祭祀时在神树下歌舞、演戏、占卦，这就是与天界沟通的遗存。随着人类的进化，先民们意识到人有生有死，但死后灵魂不灭，变成了鬼神。由鬼神的生活方式导致出阴间，生存的人生活在阳间。阳间的人和死者生前，都希望人的灵魂安宁，不受恶鬼侵扰。因此，人们在灵柩入葬时往往举行打鬼仪式。方相氏一手持戈，一手扬盾，跳着舞蹈，“口作傩傩声”，以除疫鬼。先民对已故人的崇拜，主要是头颅崇拜。《春秋元命苞》说：“头者，神所居也。”死后的头颅显得如此重要，这就成了面具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。从死人崇拜和头骨崇拜，发展到面具崇拜及其舞蹈表演，面具就象征着灵魂、精灵或魔鬼了。戴着面具举行傩祭活动，周代比较活跃，且形成了制度，有天子和诸侯参加的国傩，天子、诸侯和庶民参加的大傩，地区性的乡人傩。主持傩祭的方相氏戴上“黄金四目”的面具，其面貌丑陋恐怖，行动威武庄严，好象是讨鬼战神。傩的出现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精神追求、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，表现了他们认识自身和天地神鬼的水平。

傩的职能主要是驱鬼，一出现就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。故人入葬时，场面阴森，气氛恐怖，方相氏的言行威赫，笼罩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中。东汉时期道教确立，鬼神领域扩大，傩仪中被驱逐的恶鬼，就有十二妖怪，与之相应，和方相氏一道驱逐鬼怪的则有十二神兽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傩仪又吸收佛教进入，金刚力士佛教神在南北朝时渗

入到了乡傩中。宋代的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,其门神、土地神等被吸进当时的傩仪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载,傩仪队伍中各类鬼神一千多种,面具蔚为壮观。由于道教的不断发展,共同的、地方的、专业的各种道教神祇的形成,傩祭祀仪式的内容、形式、程序也丰富起来,宗教神秘色彩更为浓厚。从正统宗教角度而言,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,既没有宗教典籍,也没有教义和超俗理念。对于傩的信仰者来说,为了求得神灵对现世生活的保佑,或借助神灵摆脱实际生活的焦虑,满足自身希冀的心理,常常不顾宗教门派的限制,佛道神仙的区别,适则顶礼膜拜。傩正迎合了信仰者的宗教心理,将佛教、道教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吸入,使之无所不包,无所不能,从生到死,从祛病祈福到消灾禳祸,从求雨到求子,有求必应。这就是傩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。

傩之所以流传至今,重要的手段是借助民俗和艺术的形式。我国春秋时期就行庶民参加的乡人傩,秦汉唐宋时更加活跃。历代人们往往把生活习惯、民间信仰注入傩祭活动,如送子、求子、还愿等,来表达愿望。由于傩祭的宗教理义比较松散,较为灵活的民俗则随时采取各种方法进入傩祭。明清以来,傩祭在宫廷逐渐衰微,大量傩神到乡间,与民俗融合,迅速渗入了民间戏剧、歌舞,既娱神又娱人,讨好、笼络了神灵,招来了更多观众和信徒。当然,傩对一些流行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处理,使之更有观赏性,民间称为傩舞、傩戏。这种借助民俗和艺术力量来扩大影响的作法,不仅仅是傩,佛教、道教也一样,目连戏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目连戏是以传说中的目连救母故事为题材的大戏、小戏的统称。目连救母旨在宣传孝道,劝人行善。这一剧目传入江西后,道教、佛教都搬演,使道场、佛坛信众倍增。可以说,傩和道教、佛教需要依托民俗与艺术表达自己的意识,民俗和艺术也需要寻找机会来展示自己,增强活力。二者相互选择,成为伙伴,一路行进。

傩祭祀文化在中国土地上流传了几千年,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它流播深广，不仅在本土，而且输出到周边国家。它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，涉及到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宗教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艺术学等多学科领域。对于雒文化的研究，在冷漠了一个时期之后，今又出现了热潮，十分可喜，因为雒文化中蕴藏着许多与民众生存、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文化信息，显露着许多需要人们破解的现实问题。

《江西雒及目连戏》一书，没有从中国宗教民俗文化的缘起、流变进行研究，而是立足江西，且仅就江西雒文化、目连文化、道教文化铺陈论述，通过江西这个点，去认识宗教民俗文化这个面，匠心独具。在论证的过程中，作者没有停留在引用大量史料上，而是深入山庄村户，获取第一手活资料，将难以理解的社会文化现象，用流畅鲜活的文笔，明白透彻地阐释，使人们对宗教民俗文化有了更加现实的认识。

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。只有风和日丽的科学春天，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宗教民俗文化研究著作。我相信，它的出版，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繁荣，大有裨益。据我所知，作者仍将这一课题继续研究下去，不时拿出成果。这是我所期待的，也是同仁们的企盼。

二〇〇四年三月于苦乐轩

目
录

序 桑榆晚亦霞满天 朱受群(1)

第一编 傩文化

壹 论古代南方民间“驱傩”的发展 (1)

贰 明代五种傩神考 (14)

叁 江西傩神续考 (27)

肆 江西傩及傩面具 (35)

伍 抚州傩的发展及其与戏曲的关系 (57)

陆 江西省万载县潭埠乡池溪村汉族丁姓的
“跳魑” (77)

柒 万载古傩文化刍议 (100)

捌 萍乡傩与道教 (111)

玖 赣西北祭祖傩由来及其仪式活动 (131)

第二编 目连文化

壹 江西宗教戏曲《目连救母》研究 (149)

贰 江西南戏《目连》考 (179)

叁 弋阳腔“目连救母” (193)

肆 江西道士演出的目连戏 (206)

伍	莆仙戏《目连传》考	(217)
陆	高淳阳腔目连戏辨	(228)
柒	高腔《目连传》中的“梁武帝”	(240)
第三编 道教文化		
壹	净明道科仪与高安民俗及戏曲	(251)
贰	赣东道教灵宝派祭仪与区域传统文化 ...	(270)
[附录]		
	中国戏神田公元帅考	(301)
	后记	(317)

壹

论古代南方民间“驱傩”的发展

中国的傩文化始自商周时代,产生于中原地区。这种以驱鬼逐疫为其宗旨的傩祭活动,最早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,属宫廷傩,主要流行于北方。根据记载,汉代以后,所能见到的宫廷大傩,是在建都的咸阳(长安)和洛阳举行的。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,这种起自上古时代的驱疫傩,在宫廷大傩呈盛的影响下,又向各地辐射,尤其是蔓延在长江流域及华南一带的汉族民间傩队,更以异彩纷呈的姿态,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,谱写了璀璨的一页。

一、南北朝的金刚力士

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南朝(420—589),地域宽广,东起吴越,西至巴蜀,南迄两广,北过长江而直达中原。在这块土地上,佛教在南朝因有梁武帝的提倡而得到很大发展。这时出现在南方的“逐疫”活动,就明显带有佛教色彩。如梁·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说:

十二月八日为腊日,谚语腊鼓鸣,春草生,村人并击细腰鼓,戴胡头,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。(原注:金刚力士为佛家之神)。

此段文字记载的,是湖北荆州一带的逐疫。但其驱傩队是由村人扮作胡人状,敲击细腰鼓,并以金刚力士为主神而组成的。其中所谓的金刚力士,显然和佛教有关。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西域扎根,然后传到中原。因此只有通过在西域的变革,才有佛教与中国傩祭相结合,从而使一种具有多种文化基因的民间傩得以产生。这种从西域传来的傩队,可能就是南方民间傩的起源。

这种傩队因为产生于民间,其特点是和汉代的宫廷大傩根本不同。可以肯定从南北朝始,其在南方就必有很长时间是广泛流传的。甚至这种扮作胡人状的傩队形式,在后来还影响到嬉戏的民俗中。宋人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对于嬉戏“嗔拳”的记载,就说“江淮之俗,每作诸戏,必先设嗔拳笑面,有诸行戏,时常在故腊之末。所作之人,又多村夫,初不知其所谓以逐除。今南方为此者,必戴面如胡人状,作勇士之势,谓之嗔拳,则知为荆楚故俗久矣。”其影响之深远,于此可见一斑。

这种民间傩传至明代又有变化,明嘉靖间(1522 - 1566)的《衡州府志》载:

腊八日,……先腊一日大傩,谚云:‘腊鼓鸣,春草生’。村人并击细腰鼓,扮金刚力士形以逐疫。

可知湖南衡州的逐疫傩,仍在保留南北朝的遗风。只不过在当时却将“胡公头”去掉,剩下的仅是金刚力士形。可是,在江苏苏州一带,这种民间傩队又是一番景象,吴县人顾禄的《清嘉录》引明代吴县令袁宏道的《迎春歌》:

假面胡头跳如虎,窄衫绣袄捶大鼓。金蟒缠身神鬼妆,白衣合掌观音舞。

可见苏州傩仍然戴胡公头,并且跳如虎,击的是大鼓,还有这种神鬼妆的服饰;这里以佛教的观音菩萨而取代了金刚力士。由此可看出,明代衡州与苏州的傩队虽有异同,但都是南北朝传入南方的民间傩队,在不同地区的变革。

到了清代,在南方保存的戴胡公头,扮金刚力士的傩队,各地又具有不同特点,例江苏:“击尽细腰残腊鼓,貽君双股绣花刀。(原注:谚云:腊鼓鸣,春草生,村人并击细腰鼓,戴假面,作金刚力士以逐疫)①

在安徽淮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,如《寿春岁时记》说:

十二月初八日,曰腊八,取五谷杂枣栗菜豆为粥,谓之腊八粥。俗意祝次岁丰登。又各乡人击鼓扮神,神曰金刚力士,舞流星以逐疫。论语曰:乡人傩。此盖傩之流派也②。

其时寿春县的傩队突出了舞流星逐疫,但其已无胡公头了。在湖北武昌,据清光绪(1875~1908)《武昌县志·风俗》载:

……傩以逐疫,一人朱衣花冠,雉尾执旗,俗名急脚子,众鸣锣随之,比户致祝,皆荆楚岁时之遗也。

这种民间傩队的变化,是不戴胡公头,改用穿红衣戴花帽,有野鸡翎装饰,手执旗,名“急脚子”,不唤金刚力士;且用鸣锣以代替击细腰鼓,因而独树一帜。这些属于金刚力士逐疫的傩队,在南北朝时代传遍上述各地,并且深深扎根于广大民间。只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化,才使它们的情况因地而互异。

二、唐代的钟馗

钟馗驱傩的风习,据说是源于中古之唐代。而传说中的钟馗是能破邪驱鬼的。不仅流行于甘肃民间,后来更被引进唐代的长安,这才有唐明皇梦见钟馗捉鬼之说。在方相氏统领傩队千年后,这种以钟馗驱鬼,正是我国傩文化的重大发展。唐代敦煌文献中的《除夕钟馗驱傩文》,对钟馗的描述是:

亲主岁领十万,熊黑爪硬,钢头银额,魂(浑)身总着豹皮,尽使

① 转引江苏武俊达《从傩舞、傩戏到扬剧》。《南京戏曲资料汇编》(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南京分卷编辑室,1987年)第二辑,页67。

② 引自胡仆安《中华风俗志》下篇卷五(安徽)(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8年)页33。

朱砂杂赤，感称我是钟馗，捉取江游浪鬼。

这钟馗是有黑硬爪，钢头和银额，着豹皮，全身朱砂染赤，捉取江游浪鬼。若与汉唐方相氏的形象比较，钟馗却有方相氏演变的痕迹。所以敦煌文献的《儿郎伟》说：“驱傩之法，自昔轩辕，钟馗白泽，统居领仙”。可见，当时的钟馗是作为岁末统领大众“驱傩”之神而出现的。和佛教的金刚力士不同，钟馗在后来则被列入道教的神祇之中。

唐代在西北出现的钟馗驱傩，又逐渐进中原而向南方转移，南宋以后就更加盛行于江南之苏杭一带。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在“十二月条”中说：

自此入月，街市有贫丐者，三五人为一队，装神鬼判官，钟馗、小妹等形，敲锣击鼓，进行驱傩。

反映了当时临安（杭州）的情况。其实，这种由贫丐扮作的驱傩，在唐宋时代还被人称作“打夜胡”。不仅流行西北地区，也可能在宋代以前就从西北传到了南方。如江西南丰县的傩队，据说是唐代末年由四川移民带来的。时至今日，南丰县的民间还保留着一种驱傩风习，就是以钟馗和开山率两小鬼的“搜傩”。南丰县石邮乡的《吴氏族谱·乡傩记》，描述了钟馗“搜傩”的威严场面：

元宵后一夜，灯烛辉煌，金鼓齐喧，诗歌互唱（颂词与咒语），手执铁链，铮然有声，房室厅堂，遍处驱疫，以除不祥，神威达旦，是夜寂然，鸡犬无声，乡人又名曰‘搜傩’。

萍乡市也有钟馗“扫堂”，可是经过变革后的万载县傩队的“扫屋”（逐疫），却以雷公为主祭，钟馗为副祭。宁都县也有钟馗逐疫。这是江西钟馗驱傩的情况。另外旧属安徽的婺源傩队，也有大、小钟馗的表演。在江西等地的民间傩队中，都能见到唐代钟馗驱傩的踪迹，那么，在江浙地区曾一度流行的“跳钟馗”，也不会是晚于江西等地之后才出现的。前引顾禄的《清嘉录》又说：

丐者衣怀甲冑，装钟馗设门跳舞以逐鬼，亦月朔始，属除夕而止，谓之跳钟馗。



南丰傩钟馗与小鬼

直至清代,在江苏苏州的跳钟馗尚存宋代的遗风(参见《梦梁录》),可知其在江浙的活动必有悠久历史了。然而,作为钟馗驱傩的一种发展,南方的民间傩队还有单独表演钟馗的节目,如江西萍乡的《钟馗捉小鬼》、南丰的《钟馗醉酒》;万载傩的《判官捉小鬼》(当地钟馗亦称判官);婺源傩队的《判官醉酒》;宁都傩的《钟馗斩鸡》等。

在钟馗驱傩流行的同时,活跃在陕西秦中地区的民间傩队,却有种种神鬼名目产生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“傩公傩母”。(见唐·李淳的《秦中岁时记》),大概这是甘肃的钟馗驱傩传入陕西之后,经过发展和创造,才增加了诸如傩公傩母之类的节目,使其在驱鬼逐疫的气氛中,以加强娱人的作用。因为唐代的宫廷大傩,就明显存在一种观赏价值。这种历史性的变化,对于民间傩队就不可能没有重大的影响。基于此因,笔者认为伴随钟馗驱傩的由北而南,像傩公傩母之类的表演,也必然要在南方的民间傩队中出现。现有史料证明,不仅江西的傩队保留了傩公傩母,江苏和安徽等地也同样存在。明嘉靖年间(1522~1566)的江苏《江阴县志·风俗》说:

二十四日，……丐者二人傩于市，花面衣裳，扮傩翁傩母，偶而逐。

在安徽，不仅徽州的婺源傩，同样保留傩公傩母的节目，而且早期的黄梅戏，就曾吸收了民间艺人“送傩神”的唱腔。“送傩神者，身背或肩挑竹篓或箩筐，内置二木偶头像，挨户为人家招神驱邪，演唱一些吉利唱词。二木偶称傩公傩婆”^①。另外有一“开山”的节目（即开天劈地），在江西傩队中到处可见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以钟馗为主神的唐代民间傩队，必定渗入了傩公傩母和开山之类的表演节目。现今湖南邵阳傩戏的面具，就有傩公（称东山圣公）、傩母（称南山圣母）、钟馗和开山等^②，为这种推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这是继南北朝以后，又在南方流传一种钟馗逐疫的傩队，并且，由此使南方傩文化的发展，更加向民间广泛的推进。

三、北宋和南宋的将军

两宋时代的宫廷傩和过去相比，则是汉唐的方相氏在傩队中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便是装将军和其他神祇以逐疫。据北宋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·除夕》说：

至除日，禁中呈大傩仪，并用皇城亲事诸班直戴假面，绣画色衣，执金枪龙旗，教坊使孟景初，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鍍铜甲，装将军，用镇殿将军二人，亦介冑，装门神，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，又装钟馗、小妹、土地、灶神之类，共千余人，自禁中驱祟……。

这是北宋东京（河南开封）的情况。南宋以后见于浙江临安的宫廷傩队，在保存北宋规模的基础上还有新的发展。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·除夜》说：

① 引自安徽王兆乾《傩与中国的龙信仰》《民族艺术》1992年第4期，页88。

② 见向绪成、刘忠岳的《湖南邵阳傩戏调查》《中国傩戏调查报告》（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页120。

……教乐所伶工，装将军、符使、判官、钟馗、六丁六甲神兵、五方鬼使、灶君、土地、门户神尉等神，自禁中动鼓吹驱祟。

这里明显看出两宋的宫廷傩，由于受到道教影响而渗入了道教的神祇。

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，宋代宫廷傩的变化有其历史的原因。一方面是军队（诸班直）参与傩祭，这才用“装将军”来取代汉唐的方相氏行傩驱疫；另一方面是受唐代民间傩队的影响，使整个宫廷傩增加了不少神祇人物。这种宋代宫廷傩的出现，又使南方的民间傩队掀起一个新的发展高潮，这就是宫廷傩进入民间傩的领域之中了。

南宋以后，福建泉州既是对外商港，又是宋代赵家皇族集居的后方，“南外宗正司”（管理皇室机构），由浙江迁到泉州，使泉州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。宋代宫廷傩对其影响，应是不言而喻的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·风俗》中，引用《温陵（泉州）旧事》的记载，以述其事。当时泉州正月出会的队伍，就是宋代宫廷傩的基础，并根据当地的风俗民情加以发展而成。

“……盖合闾里之精度，以祈年降福，亦遵古傩遗意。相沿已久，事亦无足甚非者。凡会皆于正初，……汝为神像，名曰‘窗答’。假面盛饰，高擎其座及于楣檐。正神八座，端拱其行前者，称某将军、某元帅、则选长躯伟干者，亦八抬挺立结束，不亚正神。……旗之部，有高招旗、五户旗、帅旗、三军司令旗、清道旗、飞虎旗、巡视旗。……执事则戈铤矛戟箭架剑盾龙头钩镰等刀无不毕具。有材官骑士，执盖碇马奚奴军校苍头旗手之类，复百余人。……神之前为道士，又前为鼓吹，又前为‘巡逆’、岂即‘逐疫’二字之讹乎？虎冠假面为厉鬼之形，筛金执桃荊，古傩遗式也……”。

实际上，泉州的正月出会保留了民间逐疫的形式，因而称作“古傩遗式”。若以这种“出会”与宋代宫廷傩对比，两者相似之处颇多，南宋的“诸班直戴面具，著绣画杂色画装”，泉州出会“妆为神像，

假面盛饰”；一“装将军、符使”、其称某“将军、某元帅”；一“执金枪银戟”、其“执事则铤矛戟箭”；一“五色旗帜”，其“旗之部，有高招旗……”。北宋宫廷雉有“教坊使孟景初，身品魁伟”，泉州有“则选身躯伟于者”，如此等等，证明清代在泉州形成的正月出会（雉队），也正是对两宋宫廷雉不断丰富结果。

明代在湖北鄂东地区，也留下一支非常活跃的民间雉队，其与宋代的宫廷雉关系甚密，这种雉队的变化，在顾景星的《蕲州志》中也有记述：

楚俗尚鬼，而雉尤甚。蕲有七十二家，有清潭保、中潭保、张王万春等名。神架雕镂金敷，制如旄，刻木为神首，被以彩绘，两袖散垂，项系杂色纷悦，或三神，或五六七八神为一架焉。黄袍远游冠，曰唐明皇，左右赤面涂金粉金银兜鍪者三，曰太尉，高髻步摇，粉黛而丽者，曰金花小娘、社婆髯面翁者曰社公，左骑细马，白面黄衫，如侠少者，曰马二郎。行则一人肩架，前导大纛雉尾云罕，塑格泽等旗，曲盖鼓吹，如王公，迎神之家男女罗拜，蚕桑疾病，皆其问焉，其徒数十，列幃歌舞，非诗非词，一唱众和……^①。

这种蕲州的民间雉队，是由宋代宫廷雉转化而来的。但其不同的是以唐明皇替代宋代雉队的将军，再有三太尉。所谓太尉，在宋代亦即将军。北宋宫廷雉在此尚可见到小妹（改为金花小娘），和土地（改社公社婆）。其变革痕迹仍很明显。

在广西，被称为“桂林雉队”的驱疫，在北宋时代就已经出现。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说：

桂林雉队，自承平时名闻京师，曰：“静江诸军雉”。而所在坊巷村落，又自有百姓雉。严身之具甚饰，进退语言，咸有可观，视中州装，队仗似优也。

^① 转引《中华风俗志》上篇，卷五，（湖北）页7-8。